

# 鸳鸯蝴蝶派作品珍藏大系

## 第五卷

出版社

## 异域之部

## 海外缤纷录

陈辟邪 著

## 第一回

## 天涯寂寞飞絮何心 客地凄凉落花有意

世界繁华，首屈巴黎，那是人人知道的。历史上，艺术上，巴黎都占了世界重要的地位。巴黎附近有两座皇宫：一个叫做方登南泊罗，一个叫做凡赛尔，是法国历代帝王驻蹕之所。革命以后，依旧保存着，任人游览。一九一八年，欧战告终后的条约，就在凡赛尔签字的。两座皇宫，建筑得堂皇富丽，景物的清静幽雅，固是不消说了。就是巴黎城中，凭着天然的风光，衬着人工的名胜古迹，于繁华中却带着灵秀之气；鲁佛博物院是世界收藏最富的古物陈列所，吾夫人教堂有数百余年的历史，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建筑物；安法尔塔高矗云霄，从顶望下，巴黎全景，历历在目；再望远些，还隐隐看得见英法交界的海峡，西茵河碧粼粼的水，衬着两岸苍翠的树，横直辉映的桥；到了夜间，万家灯火，倒映水里，如入水晶宫里一般。若是当着月白风清之夕，驾了一叶扁舟，容与中流，真足使人之意也消。沙逢大学和法兰西学院，更是世界文艺的中心，每年从各国负笈来就学的，车载斗量，不计其数。许多要领略繁华景象的人们，巴黎更是无奇不有，无美不臻。大剧场的建筑和布置，世界无论哪一国都不能与之颉颃。其余的戏院，也是矜巧炫能，引人入胜。还有大旅馆，跳舞场，咖啡馆，跑马厅，都是选胜之场，销金之窟。

至于巴黎的妇女，也是世界所称道歆羡的，争奇斗胜，穷奢极靡，是她们的特性。一袭之衣，花了数万法郎，也不是什么希罕的事。那般漂亮的妇女，每天除了看戏跳舞宴会茶话以外，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，便在大街上或是部郎林及香蕊里隧一带闲步着，无论嫩的，妍的，老的，少的，一个个都打扮得妖妖娆娆，流波送媚，花枝招展，临风欲倒的样子，真是令人又怜又爱！一阵阵衣上的香水味儿，身上的香粉气儿，因风吹送到鼻子里，把个偌大的巴黎城，疑是众香国

藏

里了。有人说，巴黎的街衢上多洒着香水，这是没有的事；不过妇女们的香味儿，使巴黎有此不虞之誉罢了！这样花花絮絮的社会，自有许多形形色色的奇闻趣事；现在就把中国留学界的情形，做个开场白罢！

中国学子，负笈往游法国的，每年约有二三十人，可是近年来人数更见加多了。虽是也有到法国小镇去就学的，但集于巴黎的，却占多数。其中有个姓名应达字子固的，还是民国二年由华来法，在巴黎足足勾留了十年。他学的是国际公法，一向在沙逢巴黎大学研究，虽是十年读书，学位还不曾博得一个。好在子固不希罕劳什子文凭，依旧在大学里挂名上课，却一星期总有六七天不到校。大学教员没有多大空闲去查问他，他总算每年报效大学一笔学费罢了。他几回想回祖国干些事，叵耐往往凑不足盘费，一年年迁延下来，把个应子固几乎法国化了。

原来子固原籍湖南长沙，辛亥革命，曾立了小小功绩。后来袁项城做了总统，晓得那班青年子弟，不易相与的，便派了几个激烈分子，到欧美去留学，国内便省却许多是非。那班被派的青年，却以为大总统本着一片培养学子将来为国效用的好意，个个感激零涕，矢志图报。子固那年是二十四岁，他的老子，早已去世，家中只有个五十余岁的老母，同一个已嫁守寡的妹子。子固也曾娶过妻，却早已死了。后来奔走国事，抱着“匈奴未灭，何以家为”的宗旨，一向不曾续娶。他的老母抱孙心切，几番催着他，他总是敷衍着。现在子固又要远渡重洋，一别数年，垂白的老母心里，如何不恋恋舍不得呢！毕竟应老太太素来旷达，又不能阻挡儿子奋发的精神，便硬着心一口子答应下来。子固不免安慰一番，又叮嘱他的寡妹小心侍奉，匆匆地束装走了。

子固初到法国，着实用心研究。官费按期寄到，经济也颇宽裕。后来法国的人地渐渐熟了，静极思动，不时到咖啡馆、跳舞场去消遣无聊的时光，因此认识了许多朋友。子固人既漂亮，衣饰又讲究，外交手腕又灵活，不久便在巴黎留学界中出了些名子。子固又不时到各处上流社会的什么茶话会、跳舞会、聚餐会去交际，于是巴黎交际场中，也就有了应子固这一个人物。子固觉得书本中的理论，太枯燥无味，也就乐此不疲，把从前的雄心壮志，渐渐消磨，一古脑儿丢向爪哇国里去了。那时国内闹得天翻地覆，他也丝毫不在心上。可是他的经济，便大大受了打击；起先官费二三月一领，后来竟半年一发，还是七折八扣，子固便不得不写信向家中要钱。他的家境，本非丰足，加以国内连年闹着乱子，收入也迥不如前；子固屡次写信去要，便不能有求必应。于是十分拮据，天天闹着饥荒。可是他的交际，一天多似一天，他不愿在交际界里丢脸，便在巴黎几个要好的朋友处挪借着。那几个朋友是自费生，他们境况自较官费生稍为宽裕，经不得子固几次三番去借，借了又不偿还，也渐渐心与力违了。子固不得已老着脸面，向在巴黎的中国学生借钱，起先还择素有交情的启口，后来竟不择人而借。中国学生看在同胞二字面上，不得不略事应酬，也有十方的，也有五方的；子固到那时也不能以菲薄为嫌，只得谢了一声，拿着就走。可是杯水车薪，何济于事！

看看十一月底又将到了，房金已有三四月未付，本约在本月底一齐付清的。世界上最势利最不容易惹的便是房东，当初子固有钱的时候，房东把子固抬得天般高，子固也不时把糖果、丝巾，送她的儿女。后来子固渐渐蹩脚了，房东便现着不尴不尬的神气，有时还要指桑骂槐地奚落子固。子固也只好忍着气，一句不响。前几月的房金，子固托言家中汇款未到，汇到后答应加利奉还。房东闻得利息二字，又看看子固的行李山积，些微数目，大概不致损失，便也应允了，却逼着子固写了一张欠单，方才无事。其实子固的行李，虚有其表，内容早已变卖的变卖，典质的典质了，所剩余的，只有日常应用的几件衣服，几本翻过数页的书籍罢了。

子固那天早起，先摸了摸衣袋，只有二个法郎七十生尼，肚子觉得饿了，便匆匆盥洗，收拾一番，到了一个小咖啡馆里，吃了一杯咖啡和一块面包，却已去了八十生尼。看看余剩的不到二个法郎，不由得心里着起急来。但是吃了早点，没吸根香烟，觉着十二分不舒服。外国的香烟嫌太贵，法国的香烟嫌太无味，踌躇了一回，便给了咖啡馆主人二十生尼，买了支雪茄，一面擦着洋火，一面走出了门。方转念着到个朋友家里去借几个法郎，救一救今日的急，忽然迎面来了个大汉，子固不提防却与那大汉撞了个满怀。子固心里正不自在，便欲发作几句，瞪眼一看，不是



别人，却是他的同乡姓钱的钱涵之，不由倒退一步，忙着放下笑脸打招呼。

钱涵之见是子固，却哼了一声。子固便缩做一团。更听得那钱涵之的高声说道：“子固！你借我的钱怎样了？”子固陪着笑低声说道：“涵之兄！承你的情，几次三番周济我，我非常感激！我也晓得老兄近来的境况，也是寅年吃空卯年的，本当早日归还，无奈官费既领不到，自费又接济不着，……”

子固方欲往下再说时，钱涵之抢着大声说道：“你也不必向我装穷了，官费领不到，大家都知道的；自费接济不着，谁人没有个困难之处，我都不来怪你，却怪你有这许多钱天天酒食徵逐着。昨天晚上，我到你的寓里，房东说你往克立治饭店跳舞去了；今天口里又衔着雪茄，却声嘶力竭说没有钱，谁来信你呢！老实对你说罢，欠人家的钱，一个是一个，两个是两个，断不是一辈子装穷幌子可以搪塞过去的！”子固只是低声陪笑着。

钱涵之说完了，子固便说道：“涵之兄误会了，昨晚我不曾去跳舞，原是骗骗房东，胡乱说了一句。现在口里的雪茄，原为省几个钱，才买着吸的。涵之兄！你几曾见着我吸这种蹩脚的雪茄来？我委实没有钱，倾了囊，还不到二个法郎呢！不信我拿出来给你看。”说时真个把手放到口袋里去取。涵之也晓得子固近来穷得走头无路，克立治跳舞，实是扯谎。法国香烟，因是政府专卖，外国烟进口税很重，所以外国烟比法国烟贵得几倍。可是法国烟的烟味儿，实在凶恶得利害，还是吸着臭气喷人的雪茄好得多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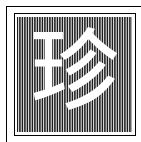
当下涵之心里，虽已原谅子固，口里却不得不硬挺着，便扯了子固的手道：“谁希罕看你的钱呢？你没有钱，我也不能向糠粃里打油的。你有钱的时候，再不要这样浪费着，把欠人家的钱放些在心上，那就好了。”子固听涵之的语气和缓了些，面色也和霁了些，心里的一块石头，才落下了。忙不住地说道：“那是自然，请涵之兄放心罢！我前月里已写信到敝世伯谭道润省长那里，托他运动一个省亲费，若是得了允准，先把欠老兄的那笔款项，如数归还便了。”涵之明知子固掉的是枪花，也不说什么，便点点头走了。

子固见钱涵之走了，便拔脚想去找个朋友。一面走一面想着：钱涵之那厮，和自己的交情并不薄弱，当他初到法国的时候，我瞧着同乡的面貌，十分照应他；就是有时他经济不灵，也着实帮过他的忙。现在他见我蹩脚了，又欠了他二三百个法郎，居然搭起架子，给我一顿教训，真合着古人说的“世人接交须黄金，黄金不多交不深”了！想到这里，便把方才要到朋友家去告贷的一个念头打消，赌着气走到圣拉石车站，买张晨报，方欲披着瞧时，忽走近了一个妇人，操着英语问子固道：“先生懂得英语么？”子固曾念过几年英文，于普通会话尚能领会得，后又在英国旅行了半年，所以当时掀了掀帽，说声懂得。那妇人便笑嘻嘻地道：“那是好极了，不晓得先生可有工夫，替我翻译几句？”子固一面听着妇人说话，一面却细细打量着，见那妇人约有三十左右年纪，披了件獭皮大衣，提了只银子钱袋，徐娘风韵，倒还有几分动人之处，当时便连说使得使得。

原来那妇人刚从纽约而来，要在巴黎找个亲戚，先去旅馆耽搁几天，一时不晓得旅馆所在，同汽车夫说了半天，你英我法，弄得莫名其妙。子固替那妇人一一翻译了。那车夫便问：“哪个旅馆呢？”子固问了妇人。那妇人道：“我第一次到巴黎，还懂得什么呢，请先生介绍一个上等的旅馆可好？”子固晓得美国人都是有钱的，便说了大陆饭店。那妇人听了喜道：“原来此地也有大陆饭店的，那些侍者，想必都能说英国话了。”子固道：“在巴黎外国人很多，英国话是世界最通行的话，上等旅馆的侍者，差不多个个能说英国话的。”妇人道：“那更好了。”说着谢了子固一声，便欲上车而去。子固便抽出一张名片递给那妇人道：“女士人地生疏，或者有须用鄙人之处，鄙人当鼎力相助。我的地址电话，都印在名片上面，女士若须鄙人时，打个电话便了。好在我学校里博士考试已经完毕，终日在家的。”

那妇人见子固一番美意，又听是个未来博士，不禁暗暗钦佩，便把名片接了过去，瞧了瞧道：“原来先生是个中国人，怪不得这样和蔼可亲，我当初还冒昧地以为先生是日本人呢！”子固谦逊了几句，接着道：“出门靠朋友，况且同是天涯作客，自当帮忙的。”那妇人道：“但也是应

藏



先生的一片热肠，应先生此时有暇，何妨就陪我到旅馆去一趟，说不定还有许多借重的地方呢！”子固连说岂敢，便让那妇人先上了车，自己也一跃而上。小件行李，车夫早已放在车里。子固对车夫把手一挥，说了声大陆饭店，便风驰电掣般地去了。

不多时，汽车到了大陆饭店，早有旅馆里守门的来开车门。一见了子固，便脱了帽，恭恭敬敬地说了声“密歇早安”。子固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你把行李送入帐房里去，叫帐房先生开发了车钱。”一面伸手在衣袋里摸了一个法郎给那守门的。那守门的谢了一声，把行李拿着走了。那妇人方欲在钱袋里取钱，子固忙拦住道：“车钱我已叫帐房付在我的帐上了，亲自解付着，车夫嫌多嫌少，怪讨厌的。”

话未说完，一个留着须穿着晨礼服的中年法国人已迎上前来，那妇人晓得是旅馆的帐房了。子固同那帐房原是认识的，便轻轻地说了几句，那帐房满脸堆着笑，引二人走入里面。子固请他开了个上等房间，那帐房问是一张床的还是两张床的？子固说是一张床的，说着不免望着那妇人一笑。那妇人却被子固笑得莫名其妙，问又不便问，也只得罢了。

那帐房引着乘了电梯，到四层楼，就有个侍者来开房间的门。那妇人走入里面，只是一间小小的会客室，朝西的有两个小门，一个门是通卧室的，一个门是通浴室的，陈设都非常完美，便连说甚好。问了问房金，却是八十法郎一天。那妇人道：“八十法郎不是还不到八个美金么？真便宜哩！若在纽约，出了十五元钱一天，恐怕也没有这样精致宽大的房间呢！”那帐房见已定下了房间，便笑嘻嘻地退了出去。接着侍者把行李送入房间，眼瞧着子固，立着不动。子固情知那侍者要讨小费了，可是身边只有几十个生尼，拿了出去，反要遭那侍者的白眼。正在忐忑之际，那妇人也看出了那侍者站着的意思，便开了钱囊，捡出一张五个法郎的赏给那侍者去了。子固趁势嚷着：“我有着呢。”那妇人笑道：“今天已多劳了应先生，哪有再叫应先生破钞的理？”子固又复谦逊了几句。

那妇人忽然笑道：“我真疏忽极了，我同应先生说了半天话，还没有告诉你姓名和来由呢，请应先生不要见笑罢！”子固道：“说哪里的话！”那妇人先请子固坐了，然后也挨着子固坐下，说道：“我姓白郎，纽约人氏，这次我来找表姊的，表姊嫁了个法国人叫做培克的，在巴黎经商，家却住在方登南泊罗。我昨天船到了哈佛尔，曾打了一个电报，教表姊到车站来接，今早我候了半天，却未见她的踪影。”子固道：“恐是令表姊没有接着电报罢？”白郎夫人道：“我也这样想呢，今天还想再打一个电报给她，叫她知道我已住在这里了。”子固道：“正当这样办。”白朗夫人就请子固替他拟个法文电报。

子固应命拟着电报，一面说道：“其实英文也可使得。”接着又道：“此后我称你白郎夫人呢，还是白郎小姐呢？”白郎夫人道：“任你叫着罢！”子固微微一笑，瞥了白朗夫人一眼。那白郎夫人的颊上，不禁起了一层红云，搭讪着道：“明后天同你说罢，现在叫我白朗夫人就是了。”

话方说完，外面叩着门，走进方才出去的那个帐房，拿着一张纸，请白朗夫人填写姓名履历。白朗夫人一一写了，却对子固笑道：“他若是早进来一刻，也省得你夫人小姐的问了。”子固也笑了笑，便将拟好的电报交给帐房，立刻去发。那帐房便应命而去了。

白朗夫人同子固又谈了一回，子固便欲告辞。白朗夫人留住道：“我今天想在此地请应先生吃中饭，应先生可肯赏光？”子固道：“夫人初到，如何便先做起主人来，让我先请了罢，也让我稍尽地主之谊！”白朗夫人摇着头道：“那不行，那不行！”子固笑着道：“这样罢，今天让我先做了个东，下次再扰夫人的，还不是一样么？”白朗夫人道：“请客有什么先后，我既先说了，还是让我先请的好。今天晚上，我也懒得去逛，不客气，扰一顿应先生的晚餐如何？”子固也顺水推舟地答应了，可是想到晚上请客问题，不禁心慌意乱起来。那白朗夫人见子固已答应了，喜得伸出纤手，和子固握了握道：“如此一言为定罢！”说着对子固横眸一笑，子固也笑了笑。

白朗夫人道：“我还有一件小事烦你呢。”子固忙问何事，白朗夫人道：“我在哈佛尔换来的法郎，将要用完了，今天还想到美国运通银行去换几百元呢。”子固道：“这个容易，现在我就同你一块儿去罢！”白朗夫人道：“吃了中饭去罢！”子固道：“吃中饭还早呢。”说着便把左腕看了

一看，说了声啵唷。白朗夫人忙问何故？子固微微一笑道：“不打紧的，一个白金的手表不在腕上，大约早上忘记带上了。”白朗夫人道：“此时将近十一点钟了。”子固道：“我们上午去罢，下午敝国领事说有要事和我商量，我不得不在家里候他，实在讨厌得很。”白朗夫人听子固说下午有事，便道：“我们就此去罢，运通银行就在大剧场后面，离大陆饭店并不甚远。”子固便扶着白朗夫人步行，一会儿便到了。白朗夫人取出一本旅行支票簿，捡了五张一百元的，签了字，验了护照，领了法郎，遂同子固回旅馆来了。

子固见白朗夫人一换便是五百美金，身上又是珠光宝气，闪烁逼人，心中暗暗歆羨。白朗夫人进了房门，便对子固说：“请宽坐一息。”自己却移步走入浴室去了。过了些时才出来，子固见她已换了一身衣服，面上也薄薄施一层脂粉。白朗夫人见子固向她上下打量，笑了笑，溜着子固一眼，说道：“我们到食堂去罢！”子固站了起来，让白朗夫人先走，随手关上了房门，把钥匙交给了白朗夫人，乘着电梯下去。到了食堂，自有侍者招待。白朗夫人把菜单瞧了瞧，见都有英文注释，便问子固喜吃哪几种菜。子固让白朗夫人先点。白朗夫人随便说了几种，子固也叫照样做着。侍者一面听他们说，一面拿着纸笔一一记了，问可要酒，子固遂问了白朗夫人。白朗夫人道：“我不喝酒的，拿瓶矿质水来罢！”子固却不客气，吩咐侍者拿了瓶小瓶白葡萄酒，一封三炮台烟。侍着应着，不一会儿送上。

子固拿了支烟，擦了根火柴，送至白朗夫人面前。白朗夫人道了声谢，便在钱袋里取出一只镶金烟嘴，将烟轻轻插入，吸着。子固这才自己也燃了一支。又斟了一杯酒，递给白朗夫人。白朗夫人笑着摇了摇头，说声：“多谢，我委实不喝酒呢！”子固道：“真的么？夫人已离了美国，难道还遵守着贵国的干燥法律吗？”白朗夫人笑了笑，也不说什么。子固自己斟了杯酒，将那杯子提着，把白朗夫人的碰了一碰，说了句祝夫人健康。夫人也把杯子提起，说了句也祝先生健康。子固喝了口，白朗夫人却不沾唇。子固道：“贵国的法律，真是令人不解，酒这种东西，又何必禁呢？”白朗夫人道：“我不喝酒，并不是服从法律不喝的，实是不能喝而不喝的。其实禁酒也有禁酒的好处，饮酒过量的人，大则戕身，小则乱性；这条法律，还是我们妇女成立的呢！敝国女权膨胀，先生谅也知道，可是男子们吃了酒，便任性妄为，妇女见男子有了酒性，不便与他发作，便忍了口气。后来欧战告终的时候，有禁酒的提议，我们妇女，本有参政权的，便全体赞成。虽是男子们也有反对的，赞成的却占了多数，便把议案通过了。现在据统计学家报告，我们国民的身体、道德、经济种种，比未禁酒以前，提高得许多了，那不是禁酒的利益么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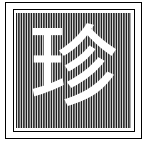
子固道：“那恐怕不见得罢！我有个朋友，曾在美国住了许久，对我说，美国的禁酒，法律上是勺饮不许入口，实际上却是饮者自饮。就是当今总统议员们，也不免在夜阑人静之际，浅斟低酌一番。纽约许多大富翁的地窖中所藏的佳酿，更是不计其数。所以我的朋友说，将来陈年的好酒，推美国独步哩！还有工人们每天做了许多的事，自然要借着酒的兴奋剂来振作一番精神，可是平常的酒，又买不到，就是买得到，工人们也买不起，不得已便把火酒和了水饮着，因为火酒是化学及工艺用品，政府是许卖的。可是饮火酒的人，往往戕身丧心，若没有禁酒这条法律，其害恐不致于此罢？”白朗夫人道：“先生所论，却也不错。但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，我们又何必一一讨论它呢！”一会儿二人菜已吃完，侍者拿上帐单。白朗夫人签了字，又赏了侍者二十个法郎。白朗夫人先站了起来，子固见了，赶着立起，把白朗夫人的椅子一移。白朗夫人说声谢，子固说声扰，便并行出来。

那时来吃饭的人，陆陆续续，一对对的渐渐多起来了。也有见着子固点头为礼的，也有过来和子固握手问好的，引得白朗夫人猜不出子固是哪一种人物。

出了食堂的门，子固送白朗夫人上电梯，便对白朗夫人道：“今晚的约，请夫人不要忘了！八时左右，我亲自来邀你罢！”白朗夫人道：“今天多蒙照拂，晚上又累破费，心里实在不安！却之不恭，我便在此地候你便了。”一面便伸出手来与子固握别。子固还鞠了个躬，乘着电梯下来。到了衣帽室里，取了衣帽，侍者忙过来把衣服替子固披上。子固原想赏他几个法郎，但今天囊空如洗，只得受侍者背后一声骂了。饶是这样，子固却装着忘怀似的，扬长出门去了。刚才出着

藏

门，摸了摸衣袋，不禁说了声哎呀。惊得那守门的忙跑上来问哪回事。欲知子固为着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鸳鸯蝴蝶派作品珍藏大系

❖ 海外缤纷录

## 第二回

## 凤泊鸾飘肃娘身世 灯红酒绿公子情怀

上回述到应子固与白朗夫人在大陆饭店吃了中餐之后，刚才出门，摸了摸衣袋，忽然说声哎呀，慌得那守门的跑上来问讯。子固蹙着眉，摇了摇头说道：“没有什么。”守门的听说，也就走开，干他的职务去了。究竟子固何故大惊小怪呢？说来却也可笑！原来子固同白朗夫人吃中餐的时候，叫侍者送上一封三炮台香烟，除敬了白朗夫人一支，自己吸了一支以外，其余都还剩下。后来吃完了饭，白朗夫人起身，瞧也不瞧，就此走开。子固原想袖了以归，以供不时之需，可是白朗夫人两目睽睽地瞧着自己，却不好意思贪这些小便宜，只得伴着白朗夫人出来，还想再入食堂里去取。不道和白朗夫人说了一阵，便把那念念不忘的一封香烟忘记了。此时烟瘾又到，两袋又空空的，也无怪他十分懊恼。子固被那守门的一问，觉得不好意思为了区区一封香烟，再入旅馆向侍者去要，便低着头连呼可惜可惜。幸喜早晨吸剩的雪茄尚塞在大衣袋里，便擦着火柴吸了。

他的寓所离大陆饭店却是很远，坐车罢，几个生尼实在不够，只得委曲了两条腿，慢慢地走着。一路想从前时候，进出哪一回不是汽车，有时还包了全天，香烟雪茄，也是最上等的。现在街上支蹩脚雪茄，在街上踉踉步行，不禁兴了今昔之感，长长地叹了口气！

好容易到了寓所，已是汗流气喘，踏进房门，却一眼看见桌上放着一张字条。子固慌忙拿来一念，知道周文藻来过了，他还带了个姓赵的同来，说是要请子固作个引导，领略巴黎的繁华。因遇不到子固，所以留着字条走了，还约着明天再来访他，请他不要出去。子固一则乏了，二则心里正不自在，念完了，便把字条向桌上一撂，自己倒在沙发上躺着，冷笑一声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周文藻这个家伙，今天居然也来求我了。那次求他设法几个法郎，他推说没有，累得我说得唇焦舌燥，他才应酬了十个法郎。此后在街上遇见了他，总是爱理不理的冷冷淡淡，现在亏他想着寻到我门上来，谁高兴理他那种守财奴呢！”想到金钱问题，便把晚间请白朗夫人的心事勾起了。要是向朋友去借么，巴黎的中国朋友哪一个不己借给我几百方几十方，此时再去开口，恐怕都要回句“前帐未清，免开尊口”的商人口头禅。若是向法国朋友去通融，一时又丢不下这个脸，而且法国人都是势利的，白白讨场没趣，那又何苦！要是拿东西去典卖吧，除了几套衣服之外，多是不值钱的，那几套衣服，又是社会交际的行头，卖了就不能厕身交际场中。一个人坐着呆想，兀自不得主意。

忽然触目案上陈列的几本书籍，不禁跳起来道：“有了有了！”便拣装订完美的拿来，却见尘积寸许。找了张旧报纸，细细地揩拭一番。又把签的名字，用橡皮揩掉了，却喜都是铅笔签的，揩了一点也看不出痕迹。这几本书本来不曾翻过，经了一番修饰，便宛如如新的一般。子固检了检共计二十三本，当时都是重价购得，至少在一千法郎以上。包裹完了，便悄悄地挟着出门。

说也奇怪，子固那时神旺气足，迥非方才垂头丧气的了。当时飞也似的，往着圣米赛儿街跑，到了一个向来买书的书坊。那书坊主人，是个犹太人，见了子固，满面堆着笑脸问道：“密歇久不光顾了，今天又要置些书籍么？”子固道：“不是的，我要卖出几部呢。”那犹太人道：“这个生意，我们原也做的。”说着已把子固的包裹解了开来，一本一本本地瞧着，一面不住地摇头。瞧完了，对子固道：“这几部书，还劝密歇不卖罢，现在这类法学书籍，销路非常呆滞，我们买

藏



了也不能出几多钱呢！”子固道：“我本不愿意卖的，可是我就要到伦敦去，说不定就在那边动身回国，随身带着，怪麻烦的，你随便说个价钱罢！”那犹太人道：“既是密歇的事，我就出了五方一本，共给一百十五方罢！”子固撇着嘴道：“那你也太占便宜了，我这几本书，都是向你店里买的。买的时候，不是一百方一本，便是五十方一本。不多几时，书又不曾丝毫损坏，如何要损失这许多呢？”那犹太人呵呵大笑道：“密歇有所不知，我们这种买卖，实在没有几多好处。我们买进了这几本过时的旧书，说不定要堆积两年三年。就是有了主顾，旧书总是旧书，谁愿意出新的价格呢？况且现在银根又紧，我出了五个法郎一本，还是看密歇是老主顾面上呢！”

子固听了犹太人唠唠叨叨一席话，心里非常不快，便快快地道：“那个数目，你欺人太甚，我不卖的。”说着便要包书。那犹太人见子固态度强硬，恐怕决裂了失了生意，便道：“也罢，我加一方，每本六方罢。若是密歇仍不愿卖，我也不能效劳了。”子固道：“爽爽快快，总共二百方罢。”那犹太人闭了眼算着道：“二百方不是差不多九方一本么，这是断断办不到的。”子固道：“那你再说句罢！”那犹太人道：“七方一本罢，再多真是不能加了。”子固本不耐烦争论价钱，便答应了。算了算，应是一百六十一方。那犹太人便在衣袋里取出了一柄钥匙，把台子的抽斗开了，打开一本支票簿。方欲写时，子固拦住道：“领支票怪讨厌的，况且此刻银行已关了门，请你给现钱罢！”那犹太人耸着肩道：“小店进货，都用支票付的，密歇要现钱，那也可以，不过要照例贴一方的水。”子固想，贴现二字，在法国还是第一次听见，亏他匪夷所思的想得出来。子固虽当穷极无聊之际，一个法郎倒也不放在心上，便气愤愤地道：“就是这样罢！”那犹太人方给了一百六十方，也有十方一张的，五方一张的，甚至有一方一张的，零零碎碎，七拼八凑。子固嫌零数付帐不便，又不雅观，问犹太人换五十方的整数票。那犹太人又把肩一耸，两手一举道：“整数的倒没有。”子固恶狠狠地道：“不要麻烦了，再贴你五十生尼罢！”那犹太人这才笑嘻嘻地道：“让我在柜里找一找，不知有整数的没有。”说着，果然捡出了一张一百方的，一张五十方的，一张十方的，递给子固。子固找还了五十生尼，就此拔步出来，那犹太人还说了一番下次照顾生意的话。子固也不作声，急匆匆地回寓去了。

子固在寓里洗了个澡，然后修了面，梳了发，换上一套晚礼服，又对着镜子修饰一番。看看还只有五点钟，心里想着：到白朗夫人那里还早哩，哪里可以消磨这三个钟点呢？一个人踱来踱去兀自不决。忽闻门上有人轻轻地弹了一下，子固说声：“盎脱雷！”那门开了，便进来个女佣，请子固听电话。子固随即走至耳房里，握着听筒问是哪个？那边说的却是娇滴滴的英国话，子固晓得是白朗夫人了。接着白朗夫人说道：“此刻先生空着么？我一个人怪闷的，请你早些儿来谈会子罢！”子固闻说，忙答应道：“我就过来。”摇了铃，便披上大衣，拔步出去。雇了部街车，转瞬便到了大陆饭店，乘着电梯来至四层楼，认明白朗夫人的房间，轻轻地敲了两下。里面娇滴滴地应道：“克姆英！”子固便把门推了进去，却见白朗夫人坐在沙发上修指甲，见是子固，笑盈盈地欲立起身来。子固连忙过去拦住道：“坐着罢！”说着便把大衣脱了，放在一边。白朗夫人笑咪咪地望着子固道：“我正想你呢，你却已修饰得这般齐整来了。”子固笑道：“我本想早就过来的，恐怕惊动着夫人，我一会儿不见夫人，心里也觉得怪闷的。”白朗夫人闻说，横了子固一眼，却不说什么。

过了会儿，白朗夫人问道：“贵国领事晤谈过了没有？”子固道：“没有什么，他今天晚上还请我到他公馆去去宴会哩！我已辞了。我因惦记着你，他同我商量的事，我含含糊糊与他鬼混了一阵。他见我心不在焉的神气，坐了会儿觉着没趣，也就走了，还是他的乖呢！”白朗夫人一面听他说，一面不时送着秋波，那时指甲已修好了，便把修指甲的器具放过一边，伸着纤纤玉手给子固瞧。子固啧啧称羨，趁势紧握了一握，在手面上吻了一吻。白朗夫人缩手不迭，横了子固一个白眼，又把那手戳了一下，轻轻地啐道：“你这个人……”说了四字，却不往下再说。

子固见白朗夫人发着娇嗔，慌忙陪笑说道：“夫人不要误会了，吻手之礼，欧洲上等社会是极通行的，难道贵国人算为鲁莽么？”白朗夫人道：“花言巧语的，谁信你呢！”子固道：“夫人在法国住久了，便知我的话并没半句扯谎哩！在巴黎的地道车里，公共汽车里，电车里，甚至于通

衢大道间，男女二人，相抱而吻，比比皆是，就是旁观者也司空见惯，毫不为奇。有一次我在大戏院前面等候公共汽车，见有一对青年男女拥吻着，饶是人山人海的拥挤，他们俩依旧不放松。把我看得呆了，便瞧着表，替他们守时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他们俩方才两颊红红地放了手。这一次的吻，足足吻了五分钟！”说得白朗夫人嗤地笑了。

二人笑了会儿，白朗夫人道：“他们俩想是情人了，我同你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觉着有些碍口，便改口道：“无论此地规矩怎样，我不喜欢这种轻举妄动，怪肉麻的。”子固道：“美观是人人都有，一个千娇百媚的姑娘，风吹弹得破的脸儿，秋水般的眼儿，樱桃般的唇儿，叫人见了，怎不爱煞！接吻是个爱美的表示，就是我方才吻夫人的手，也是因爱美的天性，才有这样的表示，却不道唐突了夫人！请夫人原谅则个罢。”白朗夫人听了子固一番恭维，心里虽十分快活，口里却笑说道：“这种混帐话，我不要听！”子固也就一笑不说了，挨着白朗夫人坐下。

白朗夫人敬了子固一支香烟，自己也吸了一支。白朗夫人忽然笑道：“我真昏了，把要告诉你的事忘了。今天早上发了电报，我的表姊二点钟便来了，她同她的丈夫同来的。她本要让我搬到他家里去住，我便告诉他们在车站遇见你，和晚上吃饭的话，他们很感激你，甚愿和你结个相识。我答应他们明天搬去同住。我的大件行李，他们说还是放在车站里，将来直接送到那里去，较为简便，我也答应了。他们说过了几天，还要为我开个宴舞会，也请你同去呢。今天他们因有个茶话会，谈了一会就走了。”子固道：“令表姊也太客气了，我和她素昧平生，如何便请起我来？”白朗夫人嗔道：“你同我不也是素昧平生不相识的么？偏有这许多的话，无论怎样，我已替你答应她去的，说不得赏他们这一次光罢！”子固不敢再说什么，唯唯地应着。白朗夫人这才转嗔为喜，起身走到门旁，按了按电铃，立刻就进来个侍者。白朗夫人吩咐预备两客茶点，侍者答应着，不一会就送进来一壶红茶，一杯牛奶，一盆方糖，和一盒饼饵，两副茶杯和刀叉。那饼饵却做得非常精巧玲珑。白朗夫人替子固倒了杯茶，问子固可要牛奶和糖，子固点头道谢，白朗夫人也把自己的调和了。

二人静悄悄地吃了一会。子固开口问道：“夫人今早说的夫人也罢，小姐也罢，究竟是哪回事？此刻没有外人，就请夫人说个明白。”白朗夫人见问，先看了子固一眼，叹了口气问道：“说来话长哩，我和先生虽是萍水相逢，先生的热情美意，我心中已非常感佩，我的事对先生说，料也不妨。”说着喝了口茶，润一润喉咙，轻轻说道：“我是二十岁上嫁的，我的丈夫本是我的邻居，未结婚以前，我已和他打得火一般热。我的父母却不把他当作好东西，几回叫我决绝了他。我当时年轻意弱，受他的煽动，便背着父母私逃了。我的父母也不深究，大约恨他们的不肖女儿切了骨，不愿意再见我的面。我和他结婚之后，便在纽约组织一个小家庭。他那时在一家股票公司里做书记，每年的进项，刚够一家温饱，患难夫妻，倒也你敬我爱。后来公司的生意渐渐发达起来，他居然升做了经理，投机事业又非常顺手，颇挣了几个钱，纽约金融界中人，哪一个不恭维他。他得意忘形，便骄傲起来，连他的患难与共的妻子，也不在眼里了。我的性子也是强硬的，两不相让，不免时时起了齟齬。最后他竟相与了一个唱戏的妇人，外面□有烦言，只有我一个人还蒙在鼓里。后来风声渐渐传入我的耳鼓，把我气得发昏，便向他提出诘问。他若狡赖着，倒也罢了，偏偏他一口儿承认，还对我冷笑道：“你要同人争风吃醋，何不先照一照自己的面孔。你这种不尴不尬的面孔，哪里配同人吃醋？我现在同你说明了，你要怎样便怎样。”说着拔脚就走。我气得说不出话来！当晚他便没有回家，第二天我便请了个律师向公堂里离婚。离婚这件事，在美国本很平常的，我又没有一子半女，要离便离，毫无挂念。可是我要求休妻的赡养金，不免多了一番周折，末了法官断了五万美金。他的造孽钱多，五万金哪里在他的心上，乐得答应了，好早了他与他的心上人的心愿。我受着这种屈辱，便觉偌大一个纽约城，竟没有我容身之所。因记起我的表姊还和我合得来，便束装来法国游历。虽是物质上的快乐都可罗致，精神上的痛苦，却不知如何忍受哩！”说完了，长长地叹口气，水汪汪的一对秋波，像要泣下的样子。

子固当白朗夫人说时，静悄悄地听着，不时插嘴说作孽，作孽！等到末了，子固现出一副很



凄凉的面孔，要为白朗夫人一挥同情之泪。又见白朗夫人憔悴可怜的神情，便很激昂地说道：“这种狼心狗肺的人，早离了他，还是夫人的运气。以夫人天仙般的面貌，他还不甘心满意，真是猪油蒙了心哩！”白朗夫人见子固这样说，溜了子固一眼道：“你又来恭维我了，我自信虽不是十分丑陋，哪里配称天仙化人？这个恭维，反是骂我了。”子固慌得赌神罚咒，说是实话。白朗夫人也不再说什么，瞧了瞧手表，已是七点了，望着子固说道：“是时候了，我也要换身衣服呢。”说着便姗姗地向着卧室走去。

将要推门进去，忽又立住了脚，问子固道：“你那个手表，找到了没有？”子固气愤愤地说道：“还提它呢，今天为了那个手表，还同房东太太争论了一回。”白朗夫人忙问是哪回事。子固不慌不忙地说道：“我今天早晨匆忽地出门，忘记把手表系上。我每晚睡的时候，总放在床边的小桌上的。今天下午回家，找来找去找不到，便问了女佣，女佣说没有见着，又问了房东太太，那房东太太居然大发雷霆，说是我诬她做贼。我当时气极，连话也说不出，便同她争吵了。虽是那只白金手表，只值三五千法郎，丢了也不是大不了的事，不过那只表还是先父出使英国时候买了来赏给我的，现在把先父的遗泽丢了，岂不可惜！”白朗夫人嗤地一声笑道：“不是你说，我还以为那只表是你的情人送你的纪念物呢！”说着，跨入卧室，碰地把门关了。

子固一个人坐在沙发上，好不耐烦，不时把香烟吸着，又把白朗夫人带来的杂志，翻着瞧图画。差不多过了一个钟头，白朗夫人方才从卧室开门出来。子固瞧时，见白朗夫人已换上一身白绸的晚礼服，腰间系了个茶碗盖般大绸做的红色玫瑰花，更显得雪般的螭蛴，羊脂般的臂腕，衣裙高高地悬着，把一对不瘦不肥的小腿完全显露出来。一双尖瘦的玉趺，放在白缎舞鞋里，行走起来，更觉娉婷有致。朱古力色的头发，蓬蓬松松地卷着，眉毛画得细细的，嘴唇点得红红的，更兼钻石的耳环和发箍，映着电灯闪闪发光，把子固看得出了神。猛烈的香水味儿，触着鼻里，险些儿把子固的魂灵儿摄到九霄云外去了。白朗夫人见子固发呆般瞧着自己，不由微微一笑，对着子固道：“是时候了，我们可去罢。”子固这才如梦方觉，连声唯唯，便要把大衣替白朗夫人披上。白朗夫人拦住道：“今晚我不披这件呢。”说着便又移步到卧室里披了一件白银鼠的大衣出来。子固也就披了上衣，带上帽子，熄了电灯，关了房门，扶着白朗夫人下去。

子固见白朗夫人今天这般显赫，同着自己一同出去，心里非常高兴。当下便叫侍者预备好了一辆汽车，到麦克西姆饭店。那麦克西姆饭店，在巴黎虽不见得十分出名，却有许多特别好处，绝非局外人所得而知。子固今晚引白朗夫人到麦克西姆饭店，一则颇想借用那特别的地方，二则顾虑着自己带的法郎不足，那个饭店主人，同自己尚有交情，可以暂不付现。那白朗夫人坐上汽车，问子固到哪里去，子固道：“你初到巴黎，还不曾见识巴黎生活，今天去的饭店，是巴黎最有趣的地方，我们还可跳一会舞呢。”白朗夫人道：“亏你想得周到。”说着，汽车已停了，自有着号衣的门役来开车门，侍者引导入内。子固替白朗夫人脱了大衣，把自己的大衣和帽子，一并交了侍者。不一会，侍者送上一块凭单取衣的铜牌。子固便往衣袋里一塞，悄悄地对侍者说了几句。侍者点点头，便引二人到一个精美的房间。

白朗夫人看那房间，只有戏院里包厢大小，一张小桌，一张大沙发，桌上摆着一架红色电灯，壁上挂着几张裸体美人油画。侍者把宽厚的绒织门帘揭开，白朗夫人往外望时，却是个跳舞场。子固笑对白朗夫人道：“我嫌外面人多声杂，我们不好说话儿，所以拣了这里，这种房间，法国人叫做‘碎柏雷’，原为好静的人特设的。”白朗夫人道：“这也奇了，好静的人，为什么跑到跳舞场来？”子固道：“他们这样说，我也不晓得对不对。”白朗夫人笑道：“无论怎样，我今晚却不喜静，要尽兴跳一阵舞呢！”子固忙道：“要跳舞也可出去的，并不是坐了这间房间就一些儿不许动的。”

那侍者候在一旁，见二人只顾说话，还没点菜，便送上一张菜单。子固便问白朗夫人，白朗夫人一一说了，子固也要了几样，便吩咐开了一瓶香槟酒。不一会酒菜送上，子固斟了满满两杯，递了一杯给白朗夫人，白朗夫人不肯喝。子固道：“香槟又不是烈性的酒，吃些不妨事的。”白朗夫人见子固殷殷劝着，不便却其盛意，便举杯沾了沾唇，却觉得芳冽可口。那时音乐已作

了，却是美国最流行的爵士音乐。白朗夫人举目瞧时，见一对对的男女，在舞场中旋转跳舞时。还有许多单身女子，围坐一边，不时同邻桌的男子打情骂俏。白朗夫人看在眼里，也不便向子固动问，心里却已料到那般妇女都是不三不四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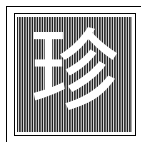
子固见白朗夫人汤已吃完，便请跳舞。白朗夫人笑点着头，子固便挽白朗夫人的臂，走入舞场。二人都是精于此道的，跳起来自然非常合拍。第一次舞完了，二人重新归座。白朗夫人笑望子固道：“我想不到中国人居然能跳得这样好，我在船上一礼拜，虽是每晚跳舞，可是那班跳舞的男子们，没有一个比得上你的，今晚的跳舞，真使我心快意乐了。”子固笑道：“夫人这也过誉了，我也不常跳，哪里比得上夫人的灵活纯熟呢！其实跳舞虽是小事，也要同心合作，若是同了个不善跳舞的舞伴跳着，不是寻乐，简直是受苦；就是跳得好的，若是两个人心意不合，毫无感情，跳起来便味同嚼蜡了。”白朗夫人点头称是。

接着侍者送上第二客菜，见是龙虾。却巧音乐又作，这次是华尔兹，乐声非常悠扬。白朗夫人也不待子固动问，霍地起座，望着子固道：“我们先跳一次舞再吃罢，好在龙虾也可冷吃的。”子固当然没有不答应的，于是又舞了一回。白朗夫人觉得熟了，便喝了口香槟，笑对子固道：“我起先以为酒都是猛烈的，现在喝了几口，倒不觉得怎样。”子固道：“现在你可相信我的话了！”说着，趁势劝白朗夫人喝干了，斟了一杯，又叫了侍者开了一瓶。二人舞一回，吃喝一回。白朗夫人兴致益发高了，和子固谈谈笑笑，也渐觉亲热了。

那时舞场中忽然跳出一个一丝不挂的赤身女子，望着来宾狂舞，来宾拍着手怪声喊好，那女子益发得意，装出种种丑态。白朗夫人看得太不成样子，连忙别转头去，粉颊上却已烘着一层红云。对着子固说道：“那个女子也太不识羞了。”子固道：“那种裸体跳舞，在巴黎已司空见惯，毫不为奇，法国人多不要看了。只有外国人，却以这种模特儿为奇货可居，凡是戏院子酒馆里，有这类引人入胜的勾当，无不争先恐后，趋之若鹜。戏院子酒馆主人，为着维持营业起见，不得不迎合他们心理。可是淫靡之风，愈趋愈下了。”

那时裸体跳舞已毕，来宾又复跳舞起来。子固和白朗夫人自不消说得，又相拥入舞了。看看已是一点钟了，白朗夫人渐渐觉得面上发着烧，心里也跳个不住。子固已瞧出了白朗夫人的神情，又请夫人喝酒跳舞。白朗夫人懒洋洋地立起身来，站不稳脚，把个身躯倾了下来。不是子固在旁扶着，真个要打个筋斗了。子固便紧紧地和白朗夫人的身躯抱持着，闻了发上面上身上的香泽，也顾不得什么，向白朗夫人的粉颊上吻了一吻。白朗夫人斜着眼笑道：“我真不济事，吃了几杯酒，便神志昏迷了，还是请你陪我回旅馆去罢。”子固道：“夫人这样娇柔无力，哪里可以出去受风，还是在沙发上躺会儿罢！”白朗夫人那时也实在支持不住了，便欲在沙发上倒下。子固忙道：“且慢。”说时，把沙发旁边一个白磁钮扣一捻，顿时把个沙发变了个床。白朗夫人横了子固一眼道：“这又算什么呢！”子固涎着脸道：“夫人不要多说，快躺下罢！”白朗夫人不肯道：“侍者进来，成什么体统呢？”子固道：“夫人放心，侍者不奉呼唤，决不进来的，这就是‘碎柏雷’的规矩，也是‘碎柏雷’的妙处。”

白朗夫人那时头晕眼花，也顾不得许多，一挨身便躺下了。子固温温存存地坐在一旁。过了会儿，恐怕外面的音乐把白朗夫人闹着，便把门帘放下了。又恐怕电灯照着白朗夫人不能成睡，把桌上的灯也熄了。看看白朗夫人睡着了，不忍惊醒她，兀自悄悄地在旁陪着，一会儿也到黑甜乡寻好梦去了。不知又过了多少时，忽然一阵男女谈笑之声，把白朗夫人惊得从梦中跳下床来。欲知此声何来？且阅下回分解。



### 第三回

## 学步邯郸弄巧成拙 排难鲁仲扶弱抑强

上回述到应子固同白朗夫人在麦克西姆饭店宴舞，白朗夫人醉了，便在沙发上睡着了。蓦听得一阵男女谈笑之声，惊得白朗夫人从沙发上霍地起来，见子固还兀自一旁睡着，便把他推醒了。子固揉了揉眼，问是哪回事？白朗夫人告诉了。子固侧着耳一听，知是跳舞散场男女各尽欢而散的哗笑声，便笑对白朗夫人道：“不打紧的，这是跳舞散场咧！”白朗夫人瞧着手表，惊道：“怎么一会儿就五点钟了，我竟瞌睡呢！”说着理了理头发，整了整衣裙，又施了些脂粉。见子固站在一旁，目不转睛看着自己，忽想着夜里同一个男人在酒馆里宿在一起，不由得粉面通红。伸出两个手指，望着子固面上一戳，恨声说道：“你这个人不是好的！”子固见白朗夫人发着娇嗔，更觉美丽了，便也不说什么，涎脸去亲近白朗夫人。白朗夫人猛把子固一推，连退了数步，满面怒容说道：“你再敢这样无礼，我便喊破了。”

子固不料白朗夫人一时翻了脸，怔了一怔，默默无言，心里兀自解不透白朗夫人的心理。接着白朗夫人又道：“我们走罢！”子固陪着笑说道：“请夫人息怒，我若是唐突了夫人，夫人教训我打我都使得，千万别动着气，气出病来，叫我如何担当得起呢！”白朗夫人别转头不去理他。子固兀自央着，白朗夫人却一言不发。子固没法，自己也整了整衣领，梳了梳头发，按着电铃，进来两个侍者。那侍者原认识子固的，子固瞧了瞧帐单，见是三百四十法郎，便不慌不忙地签了字，赏了侍者五十法郎。那侍者欢天喜地道着谢。子固又叫侍者拿了衣帽，预备汽车，侍者一诺连声地说晓得。子固这才请白朗夫人出去，白朗夫人便随了出来。子固瞧着白朗夫人面上还是冷若冰霜的，只得陪着小心。那时东方已发了白，子固千言万语逗着白朗夫人说话，白朗夫人连正眼也不去瞧他一瞧，却望着静悄悄的街上发怔。一会儿到了大陆饭店，子固还要陪着白朗夫人上去，白朗夫人恶狠狠地道：“不敢劳动！”说着竟头也不回地去了。

子固触了一鼻子的灰，只得快快地坐着原来的汽车回寓。经过利佛里街，见有一个卖花的老姬，便叫车夫停了车，买了一大束鲜花。袋里摸出卡片，写上几个字，叫那老婆子送到大陆饭店白朗夫人房间。子固赏了那老婆子两个法郎，那老婆子应着去了。子固这才回寓，一纳头便睡。虽是有着心事，究竟疲乏，便沉沉地睡着了。这一睡一直到下午二时才醒，刚刚盥洗完毕，女佣进来说是有二个中国人要见他。子固想是周文藻和他的朋友来了，便懒洋洋地对女佣道：“请他们进来罢！”说着伸了个懒腰，吩咐女佣预备早点。女佣答应着，须臾，引了两个人进来。子固一瞧，不是周文藻和他的朋友还有谁呢？子固不免打着招呼。周文藻先说了一番亲近的话，问子固近来可好？子固懒懒地答着。

周文藻又替他的朋友介绍道：“这是赵秋生君，新从中国来的，他这次到法国来游历，颇想领略巴黎的繁华，可是我不谙门径，说不得请老兄指导指导。”子固一面听他的话，一面打量那赵秋生，见穿着一套半新不旧的晨礼服，裤脚圆圆的，那条直线却丝毫也看不出。足登着短统的黄色皮鞋，灰尘积得几分的厚，配着紫色的袜子，想是同吊袜带脱离了关系，才一叠叠地皱集在脚面上。里面衬衫已变作灰白色，两个袖口更是垢腻不堪，那条领带打得似一条蚯蚓似的。子固见他一副肮脏的神气，心里想着，这种宝贝，何苦来到法国丢中国人的脸。碍着周文藻的面，只得同他敷衍几句。



那赵秋生见子固同他招呼，便张开了嘴，露着满口参差不齐的金齿，向子固说了仰慕的话。子固谦逊几句，撇了他和周文藻周旋。周文藻在衣袋里取出一封香烟，敬了子固一支，又递一支给赵秋生。子固也不客气，替二人擦了火，笑道：“这真所谓饭店臭虫叮客人了。”周文藻道：“说哪里话，我们要好朋友，又何分彼此呢？”那时女佣已把早点端了进来，子固告了罪，喝着别啡，说道：“我真荒唐得很，这时候才起来。”赵秋生道：“想是应君昨夜太用功了。”周文藻晓得赵秋生是个老实人，并没有挖苦应子固的心思，恐怕子固听了有些触耳，还道赵秋生言外有意，忙混过去道：“子固兄吃你的早点罢，我们也是闲着，尽可坐会儿谈谈。你吃完了，我们还有一件事拜托呢！”果然子固听着赵秋生说的，认是有意讥刺自己，今被周文藻一混，便默默不作声，悄悄地吃他的早点。

现在趁着这个当儿，且把赵秋生的趣事叙述一下。赵秋生是个常熟世家子，靠着祖上余荫，平日惯是看花醉酒。他的父亲只有他一个儿子，且又呆头呆脑的，心里非常着急。在二十岁上，便送他到上海一个中学校里念书。那时秋生已娶了亲，夫妇俩感情本不融洽，离了家庭，秋生也没有什么不自在。他的母亲却非常溺爱，然也无可奈何。秋生到了上海纸醉金迷之场，呆得益发利害了。他的母亲不时寄钱给他挥霍。秋生在上海挥霍了四五年，方才在中学里毕了业。

本来上海的中学，野鸡式的居多，那个校长见秋生只付学费，不受学业，认他是个好主顾，轻易不肯得罪他，在报告单上还评着品学兼优的字样。他的父亲疑是秋生果有进步了，可惜自己于文字上是个门外汉，不能查问他，见了他也不训诲了。秋生得了父亲的纵容，母亲的供给，便在上海尽情挥霍着，几个同学多沾了他的油水。他同周文藻也是那时认识的，后来周文藻到了法国，时常写信来述巴黎如何繁华，如何好玩，把秋生的心说得跃跃的。现在在中学里毕了业，便怂恿着父母放他到法国去留学。起先他的父母不肯，后来拗不过秋生的絮聒，便答应了，这一喜把秋生喜得无可无不可。他的父亲便托人在上海替他整备行装和护照，在法国船公司买了一张头等舱位。许多同学，闻得秋生要出洋了，哪个不羡慕，便是那个校长，也来登轮送别。

秋生上了法国船，见都是些碧眼黄发儿，中国人一个也没有，仗着自己懂几句洋泾浜话，倒也不放在心上，便一个人在台克上踱来踱去闲走着，不时凭着栏杆望那海景。到了晚餐时候，便摇摇晃晃在餐室里一张椅子上坐下。见人家都是穿着礼服，自己嫌着累赘，不高兴去换。同桌坐的，都是些西洋男女，连侍者也是法国人，秋生听他们说的一句也不懂。侍者送上菜单，叫他点菜，他瞧了瞧，除几个拼成的字母以外，却一个也不认识。满拟问那侍者，可是几句洋泾浜的英国话，那侍者一句也不懂得，便气愤愤地向菜单上第一行一指，那侍者便端了一杯牛肉茶过来。秋生喝着，却很可口，便一啜倒了下去，倒完了还啧啧地作着辨味的声音。旁坐的几个西洋男女，听着他的怪声，个个瞪着眼向他瞧，他也不作理会。

接着侍者端了空杯去，又把菜单送上，秋生便指了第二行。那侍者说了一句，秋生也不省得。侍都还站着不动，秋生莫名其妙，指着不放。侍者无奈，便端了一盆奶油芦笋汤过来。秋生尝着，也甚可口，便唉声叹气地大喝起来。旁坐的都恶狠狠地向他瞧，他依旧不去理会。

接着吃完了，侍都又请点菜，秋生循序指了第三行。侍者掩口葫芦，晓得他是个呆子，也不同他再说什么，把一盆鸡丝汤端来了。秋生见又是一客汤，心里想着，毕竟头等舱有这样丰盛的菜，上海公司的菜，哪有三客汤的呢？此时喝了二客汤，腹已涨了，第三客不能下咽。瞧着旁坐的，却吃着红烧子鸡。秋生想道：“原来还可躡等而点的，说不得吃了那客汤，点了客子鸡罢。”

过了会儿，侍者送上菜单。秋生寻不到子鸡名目，便指着末行。侍者笑着，把一碟蛋糕似的东西送上，还附着几块面包。秋生不晓得是哪种佳肴，便把那块东西往嘴里一送，闻着味儿，险些儿把吃下去的都呕了出来。连忙把那将嚼未嚼的一块乳饼，吐在盆里，还把唾沫溅了一桌子。那旁坐的妇女们，都把头别转去，几个男子着了恼，叽哩咕噜地说着。秋生这才看出他们是骂着自己，心想我吃我的，关他们甚事？要想同他们辩论几句，可怜说不出口，气闷闷的一言不发。四面瞧着，那几个西洋人都停叉不吃。

秋生看边旁一个老者的盆上，还有红烧子鸡的余剩。心想那个老者是个老门槛了，我也何妨



照他说的说着，一则可以尝尝异样口味；二则可以叫他们听了，晓得我也懂得法文的，往后不敢再欺侮我。想定主意，听那老者对待者说“盎高”，他得意洋洋地也说了句“盎高”。那侍者抿着嘴，又把一碟蛋糕似的东西送来。看看旁边那个老者，却割着红烧子鸡。秋生想那侍者可恶极了，如何那老者说了“盎高”，他便给他一盆子鸡，自己说了“盎高”，却端给我一碟这种臭不可当的东西，这不是有意寻我开心吗？越想越气，也不要再吃了。霍地把碟子一推，立起身来，望着那侍者劈口就骂。他骂的是常熟话，侍者哪里懂得，也不发怒，也不说什么，依旧笑嘻嘻地替人送菜添酒。秋生见那侍者不回他的嘴，还道是自知理亏，便饶了他，气冲冲地回到房舱里去了。

原来那个侍者并不曾欺侮秋生，法国话的“盎高”，就是中国话“再来一个”的意思。那老者吃的是子鸡，说再来一个，那侍者当然又送上一盆子鸡；秋生吃的是乳饼，说再来一个，那侍者便又送上一碟乳饼。秋生不懂窍奥，闹了这个笑话。后来到了法国，同一个朋友在一个戏院里瞧戏，一个女子歌舞得非常佳妙，看客狂喊着“盎高”。秋生悄悄地问那朋友道：“戏院里喊着乳饼和子鸡有什么意思？”那个朋友被秋生问得莫明其妙，经秋生把船上一番经验说了，把那个朋友笑得前仰后合。他的趣事就此脍炙人口了。此是后话不提。

且说秋生回到房舱，气得躺倒沙发上，把带来的陈皮梅饼干等吃了一阵，也就沉沉睡着了。第二天吃饭，秋生见已换了一个人的座位，侍都也不送上菜单给他瞧，便一样样地送上来，秋生省得麻烦，也不计较。晚上见他们一对对地跳舞，自己觉着没趣，便早早地回房舱去睡。

经过香港，又上来了三个中国人，那三个都是广东人，曾到过上海，能说上海话，秋生这才有了说话机会。那三个人都是到英国去的，带着一副麻雀牌，闲着无事，便约秋生打麻雀消遣。过了新加坡，又上来一个中国人，他上来了便和秋生等打招呼，秋生也问了他的姓名。原来那个中国人姓柳名万光，曾在美国留学多年，后来在上海一个大学里做了五六年政治学教授。这次那个学校派他到欧洲去考察市政，他经过新加坡，便流连了几天。一则新加坡的市政和风俗人情，也有研究的价值；二则在新加坡颇有几个华侨同学，借此也可叙叙契阔。好在他的船票，是法国船公司的环游券，无论在哪里，只要遇到了法国公司的船，便可上去。这次他从新加坡启程，还要至哥仑布斯、埃及等处一走，然后再到欧洲各国。他这个人看上去约有三十余岁，却已留了两撇小须，身体甚是魁梧，一对眼睛，更露着英武之气。当下和秋生等招呼过，便一个人躺在安乐椅上看书。

那里船渐行近热带，气候便蒸闷了，幸喜风平浪静，船身又大，乘客们都没有感着颠簸的苦；长日无事，多在甲板上打球消遣。秋生等四个人，又在吸烟间里打牌。秋生觉着热得不堪，便解了领带。过了会儿，索性连衬衫和内衣也脱了；又去了袜，竖起了一只脚，一面打着牌，一面挖着脚丫，又不时把指头送到鼻子里闻着。几个同桌打牌的，一心打他们的牌，都不在其意。

那时却进来个西洋女郎，见秋生赤着大膊，露着大腿，羞得满面通红，跑了出去，告诉了一班船上乘客，那班乘客便蜂拥似地冲入吸烟间。有一个英国人，实在看不在眼里，便大声地把秋生骂了一顿。秋生不知他骂些什么，也不知骂的是自己，还视若无事地打他的牌。那个英国人见秋生这样没有体统，不由得大怒，猛把秋生一推。秋生不防，将身一倒，把桌上的牌多捣乱了。

秋生本已输了几个钱，那副牌正有清一色的局面，无端被他们捣乱了，也不由得大怒，便大嚷着：“反了！反了！”一眼看去，却见那个英国人后面，站着一屋子的人，个个恶狠狠地瞧着自己，这才慌做一团，却不知道自已闯下了什么祸事。那个英国人听着秋生大嚷，还道秋生骂他们，无名火起，便伸出蒲扇般的手掌，连打了秋生几下耳光，打得秋生杀猪般叫起来。乘客们瞧着，都拍着手说打得好。那时同桌打牌的三个广东人，见闹了乱子，把桌上的几个钱掳了，跑得无影无踪。那副麻雀牌散在一地，也无人去收拾。秋生见自己势孤力弱，便哭丧着脸求饶，那个英国人还抓着他不放。

正在这个当儿，那个刚从新加坡上船的柳万光闯了进来。原来柳万光在台克上看书，看得睡着了，忽被吸烟间里一片吵扰惊醒了。定神一听，还带着喧嚷的声音，好奇心一动，便跑到吸烟

间外面密缝一张，见一个西洋人按着一个中国人劈头劈脑地打，不由得大怒，一脚跨进吸烟间，分开观众，把那个英国人轻轻一提，操着极纯粹的英国话道：“什么一回事，打得人这样狼狈？”那个英国人被他一提，便让过一边，见那中国人身体魁梧，言语清朗，暗想这个人怕不容易惹的，便道：“好！好！现在来了个知礼的中国人了。这种人该打不该打？你们自己去想罢！”说着把方才的事宛宛委委地说了一遍。

柳万光听了，望着赵秋生这样委琐，可笑亦复可气，便大声道：“还不快把衣服穿了！”秋生这才知道为了没穿衣服，着了外国人的怒，一面穿着衬衫，一面带哭带诉地地把方才的情形说了，末了还说道：“我打我的牌，我赤我的膊，又不曾犯着洋鬼子，关他们什么事？却这样的欺负我。”柳万光瞪着眼道：“你少说句罢，好着多呢。”回转头来对那英国人道：“方才的始末，我已知道了。赵君这样不顾礼貌，固是自己失了人格；先生这样痛打他，先生却也犯了法律。”那个英国人道：“打没有礼貌的人，算不得犯法；打没有礼貌的中国人，更算不得犯法。不瞒你说，我在上海，也不知打过了多少黄包车夫，他们从来没有同我为难，也没有人说我犯过法。”柳万光冷笑道：“你在上海打黄包车夫，我没有瞧见罢了，瞧见了也不由你动手，今天我却不答应你打他。他就是有了错，你也可以告诉船主，听船主发落。今天犯在我手里，我偏不教你过去。”那个英国人也冷笑着说道：“我已把他打了，你又怎样？”

那时船主也来了。船主是个法国人，见船上出了打架的事，便把原委问着旁观者，旁观者一说了。船主笑着对柳万光同那英国人道：“些微小事，大热天何苦扭打着？论理呢，那位中国人固然失了体统，先生也担了不是。现在打已打了，骂也骂了，算了罢。”柳万光见船主说出这样的话来，更气得发昏，便挺着身道：“船主说是小事，我却说是件大事呢！船主说打已打了，算了罢，若是不幸赵君竟被打死了，难道也算了不成？恐怕文明国没有这样事罢！”船主还笑着道：“你先生也不要争论了！他打的又不是你，何苦代人抱不平呢？”柳万光更愤然道：“我争论的是是非，是法律，不是袒护本国人。你们平时仗着武力，合伙儿欺侮弱国，我也晓得世界早没有是非，早没有法律了！我虽是弱国之民，今天却要同强国之民见个高下。”说着捏着拳，像要动手的样子。

那时还有几个英国人，都帮那个英国人道：“你要怎样就怎样，难道我们怕了你不成！”柳万光道：“且住，我们先请乘客们评个理。”说着便侃侃地操着法语说道：“今天这事，想诸位都已明了了，我们今天破了国界种界，来说句公平话罢：赵君有没有被打的理由？请诸位评论一下；那位英国人有没有打人的权力？也请诸位评论一下；打了人就算了，可以不可以？更要请诸位评论一下。”那班乘客们，起先交头接耳地说着，现在听了柳万光一席话，虽觉得理直气壮，却都不敢下个断语。船主那时也晓得那事僵了，便望着柳万光道：“依你便怎样呢？”柳万光道：“依我吗，赵君不顾体统，船主或是不许他混在头等舱里，有碍文明国人的观瞻；或是不许他走出房舱再闯穷祸，都可使得。那个英国人打了人，便是刑事犯，这个船是法国船，应当依照法国的刑律判办。若是船主碍着英国的势力，不愿意办他，那我也要同他拚一拚，那时死活，船主却也不能过问的。”

船主见他口风一句紧似一句，却也无言可驳，只望着那个英国人待他发话。那英国人不肯示弱，也恶狠狠地道：“就是你要罢休，我也不容你罢休呢。”还有几个英国人也附和着道：“你们俩见个高下罢！”船主也说：“你们俩若是要决斗，却不能伤害生命，究竟这件事，也不是件大不了的事呢！”柳万光微微一笑道：“武力解决，那也很好。”说着便让过一边，从从容容地脱了外衣，那个英国人也脱了。船主自愿做个公证人。柳万光也不说什么。乘客们见有热闹瞧了，都争先恐后拥出了吸烟间，把甲板上站得密密的。赵秋生虽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，瞧了他们要动武的样子，却替柳万光捏着一把汗。船主同柳万光和那个英国人走至甲板，他也悄悄地跟了出来。

柳万光和英国人站住了，船主发了公证人的宣言，四旁观者都静悄悄地听着，眼睛却钉着决斗的二人身上。公证人宣言完毕，二人动起手来，此来彼去，约有五分钟光景，看看英国人步步退着，已退到栏杆近旁。柳万光猛力一冲，险些儿把英国人翻过栏杆，倒入大洋里去。却喜栏杆



很高，英国人冲到了，便不能动弹。柳万光趁势把两拳夹击他的肩膀和腰部，英国人忙欲躲避时，已着了一下，身躯也倒在甲板上，再也挣扎不得。柳万光方要猛击一下，船主已把他抱住了。那英国人躺在甲板上，口里哼着，再也不能起来。几个同来的英国人，忙把他扶起，安放在安乐椅上。那时瞧热闹的，齐声喝着采，赵秋生更喊得厉害。柳万光见被船主抱住了，也不欲逼人太甚，便住了手，望着观众一笑，也不说什么，走入吸烟间，披了衣服，重新出来。那船主堆着笑脸，把他恭维一番。柳万光和船主握了握手，还过去问英国人受了伤没有？那英国人睁着眼一言不发，柳万光也不理会，跑到房舱里洗澡去了。

那天晚上会餐的时候，乘客的眼光，都射到柳万光一人身上，柳万光却无丝毫骄矜之色。旁坐的一个法国人，笑咪咪竖起一只大拇指，望着柳万光道：“先生这样威武，真是令人钦佩！贵国的人民，多像先生这样，世界上还有哪国敢来欺侮呢？”柳万光听着，虽是恭维自己，却带着讥笑中国的语气，心里兀自不快，便冷笑着道：“这就叫做师直为壮。凡物不得其平则鸣，将来中国受了列强压迫太甚，恐怕也要铤而走险，那时你也莫觑中国没人呢！”法国人唯唯地应着。

吃完了饭，柳万光在行囊里捡出一支箫，凭着船栏，悠扬地吹着，乘客们都来静听。柳万光一曲吹毕，许多人围拢来问长道短，和柳万光十分亲热似的。柳万光也敷衍着，心里想：“人必自侮，而后人侮之。中国今日这样积弱，动辄得咎，都是自谋之不臧。就是外国人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，也是中国人自己不知自爱；若是没有方才一番举动，他们未见得肯来同我说句话。其实那班外国人，未始不可理喻，只要自强，无理也就有理了。”

那时船上的音乐队，弄着跳舞音乐，一对对男女也就挨肩跳起舞来。有几个乘客，还请柳万光加入跳舞。柳万光委婉谢却了，独自一人望着月色，一阵阵微风扑着身上，觉得凉快了许多。站了会儿，也就回房舱安寝。

第二天二等舱里几个中国乘客，闻着柳万光替中国人挣面子一件事，晚上特开了茶话会，坚请柳万光去赴会演说。柳万光却不过情面，勉强去赴会，演说固辞不肯，说是小题大做，恐怕与人以口实，须把演说改了谈话。好在人数不多，大家围坐着谈谈笑笑，倒也颇有兴味。又过了两天，便到了哥伦布斯，柳万光和船上几个中国人握了别，便上岸去了。

赵秋生自从闹了乱子以后，在船上安静了许多。闲着没事，一个人躺在安乐椅上看小说消遣。从上海动身，足足乘了三十五天的船，方才到了马赛。秋生因为同二等舱里几个中国人没有联络，只好一个人去搭火车。秋生言语不通，在路上自有许多困难，幸喜那几个广东人把他陪到车站，又把行李替他交付了，方才得到巴黎。到了巴黎却又闹出一个笑话。要知秋生闹的是什么笑话，且看下回分解。